

阿来“杜甫 成都 诗”系列讲座收官

“盛唐诗歌的帷幕，是在四川合上的”

精解杜甫之后，阿来将开讲“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”

9月9日，由川观新闻、封面新闻、上行文化主办的阿来“杜甫 成都 诗”系列讲座，由阿来完成了主题为“回首锦城一茫茫”的收官之讲。这意味着，阿来带大家为期一年半的一起读杜诗之旅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休止符。

正如人生就是一站一站的旅程，一个诗之旅的结束，也可以意味着新的诗之旅即将启程。在“杜甫 成都 诗”系列讲座收官之后，阿来现场宣布，他将开启新的讲座——“唐宋诗中的巴蜀与成都”。

《阿来讲杜甫 成都 诗》新书 预计今年年底出版

杜甫在成都的日子，有很多“名场面”。阿来讲杜诗，也有很多金句。“杜甫 成都 诗”的系列讲座内容，也正在由阿来书房、上行文化、书香力扬精心准备，联合四川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成书《阿来讲杜甫 成都 诗》。

除了出版方将讲座内容精编成实体书《阿来讲杜甫 成都 诗》之外，川观新闻、封面新闻、上行文化还诚意打造了“诗意时光 经典传颂”——“杜甫 成都 诗”系列讲座纪念册，现场赠送给阿来。该纪念册集纳了“杜甫 成都 诗”系列讲座20讲的精彩瞬间、重要事件、现场读者照片、线上粉丝经典留言、阿来朋友对讲座的评价和祝福等，是一段美好时光的珍贵见证。

在本场讲座的现场，《阿来讲杜甫 成都 诗》实体书封面也率先揭晓，全书预计在2023年12月30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
“盛唐诗歌的尾声帷幕，是在四川合上的”

在诸多公认的盛唐大诗人（包括孟浩然、王昌龄、王维、李白、高适、杜甫、岑参等人）中，除了高适与杜甫是好朋友，两人以诗唱和之外，岑参也与杜甫是很好的朋友。公元766年，51岁的岑参入节度使杜鸿渐幕，后出任嘉州（今乐山）刺史。岑参入蜀做官，而杜甫此



9月9日，阿来在阿来书房展开“杜甫 成都 诗”系列讲座的收官之讲。

时已经离开了蜀地，两人擦肩而过。

杜甫给岑参写了一首诗《寄岑嘉州》，表达对老朋友的思念：“不见故人十余年，不道故人无素书。愿逢颜色关塞远，岂意出守江城居。外江三峡且相接，斗酒新诗终日疏。谢朓每篇堪讽诵，冯唐易老听吹嘘。泊船秋夜经春草，伏枕青枫限玉除。眼前所寄选何物，赠子云安双鲤鱼。”公元769年，岑参在从嘉州回长安的路上，死于成都。一年后，公元770年，杜甫死于洞庭湖的船上。

“这两个人一死，盛唐诗歌就此拉上帷幕。我们基本上可以说，盛唐诗歌的尾声帷幕，是在四川合上的。至此，盛唐诗——这个中国精神史、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众声合唱的时代，那个伟大的盛唐时代，盛唐诗的时代，在诗人们余韵悠长的歌声中结束了。”阿来说。

“重新发现杜甫” 杜甫的名声一步步提升

盛唐的很多诗人，在其活着的时候，在其所处的时代就已经受到足够高的肯定和追捧，比如李白、高适、岑参等。但杜甫不是。“他的名气显然没有李白、王维的名气大，甚至没有孟浩然、高适、岑参、王昌龄的名气大。在其同时代诗人中，他是比较没有名气的人，

当时的人编选集都没有杜甫。”阿来说。

公元770年，杜甫病死在湖南。几十年后，他的子孙将他归葬河南老家。当时需要写一篇墓志铭刻在碑上，埋在地下，用于记录这是谁，让后人知道他干过什么。杜甫的家人找到当时很有名的大诗人元稹，元稹慷慨写了墓志铭评价杜甫。阿来说：“这是第一次有一个人，而且是当时有足够声望的人评价杜甫。他是身后几十年，才被重新发现。其实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杜甫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“余读诗至杜子美，而知大小有所总萃焉。”元稹在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中对杜甫的诗歌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，认为其“盖所谓上薄风骚，下该沈宋，古傍苏李，气夺曹刘，掩颜谢之孤高，杂徐庾之流丽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。使仲尼锻其旨要，尚不知贵其多乎哉。苟以为能所不能，无可不可，则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”。

元稹的总体意思就是，杜甫善于将过去古人擅长的东西拿来为己所用，熔铸一切，是一位“集大成者”。元稹之后，韩愈再次肯定杜甫，将之与当时名气很大的李白相提并论，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”到了北宋，大诗人黄庭坚也非常推崇杜甫，“老杜虽在流落颠沛，未尝一日不在本朝，故善陈时事，句律

精深，超古作者，忠义之气，感发而然。”

成都的杜甫草堂 是怎么被一代一代修缮的？

虽然成都不是杜甫的生地 and 死地，但杜甫草堂的存在，却是谈杜甫绕不过的重要文化点位。公元765年5月离开成都，是杜甫与浣花溪旁草堂的永别。在三峡，他在《怀锦水居止二首》之二中写下他对成都草堂的眷恋：“万里桥南宅，百花潭北庄。层轩皆面水，老树饱经霜。雪岭界天白，锦城曛日黄。惜哉形胜地，回首一茫茫。”以前他在成都的时候写草堂，都是眼前实景：江与洲、鱼与鸟、竹与树、船与月、顽童与野老。现在相距远了，草堂的地理气象，都是在深情的记忆中徐徐展开。

在该系列的最后一讲，阿来梳理了杜甫离开成都之后，草堂是怎么被后世之人不断接力保存的历史。公元902年，在成都做官的诗人韦庄在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，“虽芜没已久，而柱砥犹存。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屋。盖欲思其弋而存其处，非敢广其基构”。这是草堂在杜甫之后，第一次得到修复。到明代，朱元璋封十一子朱椿于蜀，为献王。朱椿非常喜欢杜甫，修蜀王宫以后重建草堂。此时已经是1393年，他还写了祭祠文，并让他的老师方孝孺作《重建草堂记》。清代，重修草堂的次数更多。阿来仅举一例。乾隆三十七年（公元1772年），杜甫后裔杜玉林入川，看到草堂内“榱桷蠹坏，不蔽风雨”，遂重修草堂。其中的细节被杜玉林记录在其1778年所作《重修草堂记》里。

在本场讲座的最后，阿来说，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看到杜甫，也不可能回到唐朝的成都，但杜甫那些充满当时现实气息、时代气息的诗歌，却生生不息，流传至今，声音响亮，音调铿锵，“通过阅读、欣赏、学习诗歌，我们把他跟一座城市、一个时代联系起来。然后我们会渐渐地看到一个远去了千年的生命，依然那么鲜活。人生何飘飘，但是诗圣永在，魂兮归来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陈羽喆

以杜诗之名打开成都：一位当代作家的文化探寻之旅

文化观察

一千多年前，一个诗人来到一个城市，有了一场非凡的相遇。这个诗人是杜甫，这个城市是成都。公元795年末，为避“安史之乱”，杜甫从甘肃出发，流寓到蜀地，度过了他生命中非常宝贵的一段时光。在这场相遇里，有大自然，有友情，有春夜喜雨的快乐，也有对北方故园的思念。在杜甫一生所写的1400多首诗作中，有五分之一诗篇是在成都不到4年时间里创作的。当时的杜甫大概不会想到，他在成都写的诗会流传到千年之后，成为构建成都精神文化资源的重要部分。

在现代成都，除了有杜甫草堂可以让喜欢诗歌的人实地感受“诗圣”气息，这里还有很多热爱杜甫其人其诗的作家学者。当代作家阿来就是其中一位。一个卓越的当代作家，必然会有意识向自身所处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，给自己的心灵和写作寻得一个源头活水。作为一名在成都生活、工作多年的

当代优秀作家，阿来多年研读杜诗。在他的文章或者演讲中，均能看出他对杜甫的诗句信手拈来。

阿来也愿意将自己多年的心得分享给大众。“小时候不明白，为什么总是被强迫着背诵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这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长大了，我们会明白，古诗跟我们的生命、情感会发生真正交互性的影响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在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中，有一个难点就在于很难把它跟当下的时代和生活建立起联系。”

从2022年2月12日开讲第一期，到2023年9月9日，阿来的“杜甫 成都 诗”系列讲座一共开启了20场。在延续一年半的时间内，阿来会在一个周六的下午讲一场杜诗，带领大家一起领略杜诗里的人情、自然、历史、城市，以及杜甫高超的写诗技艺。从春到冬，从冬到夏，晴雨无阻，一个作家，一个讲台，以诗之名，传达热爱。在此期间，讲台还曾搬到川西高原，在四姑娘山脚下，在

杜甫书写过的“西岭”千秋雪映照下开讲，带领听众进行了一场穿越古今的人文之旅。这些讲座都是免费对外开放报名的。听众中有机关干部、企业高管，也有中学教师、公司职员，还有不少在校就读的大、中、小学生。阿来讲得用心，大家听得也认真。积累下来，算得上是修了一门杜诗精讲课程。

杜甫，在成都3年多时间，写下200多首关于成都的诗篇。清澈的江水、丰富的植物、温润的气候、众多的古迹、时人的身影与生活场景、城市的气象，无一不在他笔下清晰呈现。这种“诗歌本”式的记录，在阿来看来，除了给文学史留下宝贵财富之外，还对城市史大有意义，“在杜甫入川之前，成都的自然风光已经存在了上千年，但没有人这么细致地观察过，也没有人以这样的审美格调来表达过。一座城市，无论是历史还是春光，只有经过书写与描绘了它的人才是真正的占有，杜甫的诗揭示并决定了成都这座城市的风情，杜甫是给成都

人文之美和自然之美最早定下基调的那个人。没有杜诗，我们几乎无法描摹成都的诗意。甚至可以说，唯有跟文字、文学联系起来，一个城市的文化生命才会真正产生。”阿来说。

虽然阿来已久不写诗，但诗的光芒在他身上。人们在他的小说中能看到诗的身影。这跟他深厚的古典诗歌阅读积淀分不开。给大众讲杜诗、上古典文学课，阿来坦言也是自己深入学习的过程。作为古典诗歌中最杰出的代表，杜诗不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丽宝藏，还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现代文学家闻一多评价杜甫时说：“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、最瑰丽、最永久的一道光彩”。

阿来深信书写的力量、记录的力量、文学的力量。他是这么讲杜甫的，自己也是这样做的。读杜甫的诗，把传统文化活出来，在自己的笔下，在自己的身上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